

娜尼列卡·娜安



譯南稷羅 笈周 著泰斯爾托·L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世 界 文 庫

娜尼列卡·娜安

下 冊

托爾斯泰著 周冕 羅稷南合譯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世界文庫
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

下冊

著者 譯者 發行人 發行所 特約經售處

Leo Tolstoy

周笈羅 獲南

徐伯昕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生活書店

重慶·星洲坡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六日

薛傑巴茲斯基公爵夫人先以為在距今不過五個星期了的齋戒節之前舉行婚禮，是無論如何來不及的，因為到那時恐怕一半嫁奩都還沒有備辦妥當。但是她又不能不同意於列文的這個意見，就是說：延期到齋戒節以後，難免要拖延下去很久，因為薛傑巴茲斯基公爵的一位老伯母正害着重病，說不定就會死了，那樣居喪就會把婚事更延擱下去。因此，決定把嫁奩分成大小兩部份，公爵夫人同意了在齋戒節之前舉行婚禮。她決定現在把小的一部份嫁奩備齊，大約一部份等以後送來；她問列文，不同意這個辦法，而他卻沒有能夠給一個認真的回答，為這件事，她對他生氣了，因為婚事一完畢，新郎新娘就要回到鄉下去的，到了鄉下，大的一部份嫁奩就不需要了，因為這個緣故，這個辦法是覓見便利的。

列文還是在和以前一樣的恍惚迷離的狀態中，他彷彿覺得他和他的幸福構成了世間萬有的主要和唯一的目的，他現在對任甚麼事都用不着思索，也毋須乎關心，萬事都有人替他料理。他連未來生活的計劃和目的都沒有，他聽任別人去安排，相信萬事都會圓滿。他的哥哥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和公爵夫人指點他去做他所應做的事。他所做的就無非是完全同意他們所向他建議的一切。他的哥哥替他籌錢，公爵夫人勸他結過了婚以後就離開莫斯科。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勸告他到外國去。他同意一切。『如果能使你高興，就照你所喜歡的去吧。我很幸福，隨你做甚麼，我的幸福決不會因而有所增減。』他想。當他把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勸他到外國去的話告訴吉提的時候，她不贊成這個，而且關於他們未來的生活，她有她自己的某種確定的要求，這可使他喫驚不小。她知道列文在鄉下有他所愛好的工作。如他所看出的，她並不理解這個工作，她甚至也不想要去理解牠。可是這並沒有妨礙她把那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她知道他們的家將在鄉下，她不要到她不預備居住的外國去，而要去他們的家所在的地方。這個明確地表白出來的意嚮使列文驚駭了。但是在他反正都是一樣，因此他立

刻要求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好像是他的義務似的，到鄉下去，憑他的豐富的趣味去盡力把一切佈置好。

「可是我問你，」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到了鄉下，替新夫婦的到來把一切都佈置妥善了，回來以來，有一天這樣問他，「你有了做過懺悔的證書嗎？」

「沒有。可是爲甚麼呢？」

「你沒有牠就不能夠結婚呀。」

「呵呀！列文叫道。『哦，我怕有九年沒有受聖禮了哩！我一點沒有想到這個。』」

「你真是個好人！」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笑起來了，「你還說我是虛無主義者呢！可是這樣不成，你知道，你一定得受聖禮。」

「甚麼時候？一共祇有四天了。」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把這個也替他辦妥了。列文就得去懺悔。對於列文，也和對於尊重別人的信仰的任何無信仰的人一樣，出席參加教會的儀式是極不愉快的。在這個時候，在他現在這種柔和的，甚麼事都很敏感的感情狀態裏，這種不可避免的矯僞的行爲對於列文不但是痛苦，而且好像是完全不可能的。現在，在他的光榮和隆盛的時節，他竟不得不說謊或是褻瀆神明。他感到他兩者都不能做。但是雖則他三番四復問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不受聖禮能不能夠得到證書，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斷定說那是不能夠的。

「而且，這在你算得甚麼呢——兩天工夫並且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聰明的老頭呢。他會這樣輕巧地替你把那顆牙齒拔出，你是連覺也不會覺到的。」

站著做最初祈禱的時候，列文極力想在自己心中喚起他在十六七歲時所經驗的那種強烈的宗教感情的年青的回憶。但是他立刻確信了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想極力把這一切看成一種毫無意義的空虛的習俗，好像拜客的習俗一樣的。但是他感覺得這樣也不行。列文覺得自己，像同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樣，對於宗教抱著極曖昧的心境。信仰，他不能夠，同時他又不能夠確信這一切全是錯誤的。因此既不能相信他在做的事的意義，也不能將牠看作空虛的形式而淡然置之，在他預備領受聖禮

的整個時期內，他想到他做的是他自己所不能了解的事，因而，如他的內心的聲音所告訴他的那樣，是虛偽和錯誤的事，他感到了一種無可奈何的羞恥的感情。

在舉行儀式的時間內，他開頭傾聽着祈禱文，極力想把一些和他自己的見解不相違背的意義附加在牠上面；隨後感覺到牠對牠既然不能理解，就不得不加以非難，他極力想去不聽牠，而去留意於他自己的思想，觀察，以及在他站在教堂裏百無聊賴的時間內，以極度的鮮活浮過他的腦海的回憶。

他做完了日禱夕禱和夜禱，第二天他起得比平常早，沒有喫茶，在早上八點鐘的時候，就到教堂去做晨禱和懺悔去了。在教堂裏，除了一個乞食的兵士，兩個老太婆和教會執事們以外再沒有誰了。

一個年青的執事，他的長背明顯地分成兩半凸出在他的薄薄的法衣下面，走出來迎接了他，立刻走到牆邊的桌旁去，讀起訓誡來。當他讀的時候，特別是聽了他頻繁而急速地重覆這個同樣的字句「上帝憐憫我們」——那聽上去好像是說「赦免我們」——的時候，列文感覺得思想已經關閉上，加上了封印，不許去觸或是去動牠，否則結果就會陷於混亂；所以，當他站在執事背後的時候，他祇顧繼續想他自己的事情，沒有去聽，也沒有去追究對方所唸的話。「她的手上有着多麼豐富的表情呵！」他想，憶起了昨天他們坐在穿隅桌旁時的情景。他們沒有甚麼話好談，如那種時候所常有的情形一樣，於是她把她的一隻手放在桌上，儘在張開又閉攏，而當她注意她的這個動作的時候，她連自己也笑起來了。他憶起了他怎樣吻了吻那隻手，然後審視了那玫瑰色的手掌上面的脈紋。「又是赦免我們！」列文想，劃着十字，行着禮，望着在他前面行禮的執事的背部的柔軟的運動。「那時候，她拿了我的手，審視了那脈紋，『你這隻手多優美呵，』她說。」於是望了望他自己的手和執事的短短的手。「是的，現在快完了。」他想，「好像又在開始哩！」他傾聽着祈禱文，這樣想。「正在收場了。他彎身行禮，到了地面。收場總是這樣子的。」

伸出絲絨袖口裏的手去偷偷地接了一張三盧布的紙幣，執事說他要吧這記在賬簿上，於是他的新長靴輕輕地在空寂的教堂的石版地上響過，他走上祭壇去。一會兒以後，他在那裏露出而來，向列文招手。一直鎖閉的思想開始在列文的腦子裏激動，但是他急忙驅走牠。「總會完結的，」他一面想，一面向說教臺走去。他走上階級，朝右邊一望，看見了祭司。這祭司是一個有着稀疏的灰白鬍鬚和疲倦的和藹的眼睛的短小的老頭，正站在讀經臺旁，在翻着彌撒經的頁子。向列文微微鞠了鞠躬，他立刻開始

用公事式的腔調讀起禱文來。當他讀完了的時候，他彎腰行禮，轉臉向着列文。

「基督爲人眼所不能見地降臨了，來聽取你的懺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像，這樣說。你相信聖使徒教會的全部教義嗎？祭司繼續說，把視線離開了列文的臉面，在他的聖帶下面合攏他的兩手。

「我曾經懷疑過一切，如今也還在懷疑，」列文用他自己聽來也覺得不快的聲調說，說過就不再開口了。

祭司等待了幾秒鐘，看他還有沒有說的，然後閉上他的眼睛，他迅速地帶着粗剛的烏拉地密爾地方的腔調說：

「懷疑原是人類弱點所易有的，但是我們應當祈求大慈大悲的上帝堅固我們的信心。你有甚麼特別的罪過嗎？」他加上說，絲毫沒有間斷，好像極要不浪費時間一樣。

「我的最大的罪就是懷疑。我懷疑一切，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是懷疑的。」

「懷疑原是人類的弱點所易有的，」祭司反覆着同樣的話。「你主要地是懷疑些甚麼呢？」

「我懷疑一切，我有時甚至連上帝的存在也懷疑，」列文不由自主地說出來了，他爲他的失言而感到惶悚。但是列文的話似乎並沒有給祭司多大的印象。

「對於上帝的存在還會有怎麼樣的懷疑呢？」他浮上一個剛剛可以辨察得出的微笑，急急地說。

列文沒有說話。

「你既看見了他的創造物，你對於創造主還能有甚麼懷疑嗎？」祭司用那迅速的習慣的腔調繼續說。「是誰用各種發光體去裝飾太空的穹窿的？是誰把大地裝扮得美麗的？沒有創造主，這些如何解呢？」他說，詢問般地望着列文。

列文感覺到和祭司談論哲學是不適宜的，因此他回答了和問題直接有關的話。

「我不知道，」他說。

「你不知道，那麼你怎麼可以懷疑上帝創造了天地萬物這個事實呢？」祭司帶了愉悅的困惑的神情說。

「我全不明白，」列文說，漲紅了臉，並且覺到了他的話是愚蠢的，在這種情況中是祇會顯得愚蠢的。

「祈禱上帝，懇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有懷疑，要祈求上帝堅固他們的信念。魔鬼的力量很大，我們須得要抵抗他。祈禱上帝，

懇求上帝吧。祈禱上帝。」他急忙地重覆說。

祭司稍稍停頓了一下，好像在沉思似的。

「我聽說你要和我的教區民，上帝的兒子薛傑巴茲基公爵的女兒結婚了？」他帶着微笑加上說。「一位很優美的小姐呵。」

「是的，」列文回答，爲牧師羞紅了臉。「在懺悔的時候他要問我這個做甚麼？」他想。於是，好像是回答他的這個思想一樣，祭司對他說了：

「你快要開始結婚生活了，上帝會賜給你子孫。哦，如果你不能克服那引誘你不信仰的路上去的惡魔的誘惑的話，你會給你的孩兒們一種甚麼樣的教育呢？」他用溫和的責備的口吻說。「如果你愛你的兒女的話，那末你，當作一個善良的父親，爲了你的孩兒，就不單祇要渴望財富，奢華和榮譽，你還得要渴望他的得救，他的真理之光下的精神的啟發。呢？當天真未鑿的小孩問你：「爸爸！世界上迷惑我的一切東西——大地，水，太陽，花草，是誰造出來的呢？」的時候，你如何回答他呢？你能夠對他說：「我不知道」嗎？你不能不知道，因爲大慈大悲的主上帝把那向我們顯示了。或者你的孩子會問你：「死後會變得怎樣呢？」假如你一點都不知道的時候，你對他說甚麼呢？你怎樣回答他呢？你讓他去受世間和惡魔的誘惑嗎？那是不對的。」他說，隨後他住了口，把他的頭偏在一邊，用他的仁慈溫厚的眼睛望着列文。

這回列文沒有回答，也並不是因爲他不要和祭司爭論，而是因爲到現在爲止還不會有人問過他這樣的問題，到他的孩兒們能夠問他這些問題的時候，還有儘夠多的時間來考慮怎樣回答他們呢。

「你走進了人生的這樣一個時期，」祭司繼續說，「你該選定你的道路，固執不移了。祈求上帝，他會發慈悲幫助你，憐憫你的。」他結束道，「願我主上帝，耶穌基督，以其廣大無邊的仁慈，饒恕這個兒子……」於是唸完了釋罪的新禱文，祭司祝福了他，就送他走了。

那天回來的時候，列文一想到這個尷尬的處境已經過去，而且也並沒有要他說一句謊話，他就感到了一種愉快的輕鬆的感覺。除此以外，在他心上還留下了一個漠然的記憶，彷彿那善良可愛的老頭兒所說的話也並不如他起先所想地那麼愚蠢，在

那些話裏面有一些應當弄清楚的東西。

「自然，不是在現在，」列文想，「而是在以後哪一天。」列文現在比以前甚麼時候都更痛切地感覺得在他的靈魂裏有些不清楚不乾淨的地方，而對於宗教，他正抱着他在別人心中所那麼明顯地察出而且厭惡的那同樣的心境，他的朋友史惠茲斯奇就因為抱有那樣的心境而受過他的責備。

那個晚上列文和他的新娘一道在杜麗家度過，而且高興到極點。爲要把他自己的興奮的心情描摩給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聽，他說他快活得好像一條被教練着去跳圈子的狗。終於領悟了，做了人家命令牠做的事，吠叫着，搖着牠的尾巴，與高烈烈跳上桌子和窗檻。

二

在行婚禮的那天，依據俄國的習俗（公爵夫人和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固執着要嚴格地遵守一切習俗，）列文沒有見他的新娘，在他的旅館裏，和偶然聚會在他房間裏的三個獨身朋友一道用餐。那就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卡塔瓦梭夫，一個大學時代的朋友，現在是自然科學教授，他是被列文在街上遇見了拉到家裏來的，還有契利珂夫，他的伴侶，一個莫斯科的保安官，列文獵熊的同伴。這聚餐是很愉快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高興極了，被卡塔瓦梭夫的新奇所顛倒。卡塔瓦梭夫感到了他的新奇被重視和理解，就更其發揮盡致了。契利珂夫對於任何種類的談話都總是給與活潑愉快的支持的。

「你看，」卡塔瓦梭夫由於在講壇上習得的辭習拉長聲音說，「我們的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是一個多麼有爲的人物。我是說他過去，因爲現在已經看不見他昔日的面影了。在他離開大學的時候，他愛好科學，對於人性的研究感到興味；現在他的能力的一半用在欺騙自己上面，而另一半就用在辯護這種欺騙上。」

「比你更堅決的結婚的敵人我可從沒有見過呢，」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

「呵，我不是結婚的敵人。我贊成分工。沒有別的事好做的人應當生育子女，而另外的人就爲他們的教化和幸福而盡力。這就是我的看法。把兩種職業混淆起來是清客的錯誤；可是我不是那種人。」

「當我聽到你戀愛的時候，我該會多麼地快活呵！」列文說。「一定請我喝喜酒吧。」

「我現在就在戀愛。」

「是的，和墨魚！你知道，」列文轉向他的哥哥說，密哈爾·塞繆諾維奇正在寫一本關於營養的書……」

「呵，淆混黑白！這沒有關係。事實是，我的確愛墨魚。」

「可是那並不妨礙你愛你的妻子。」

「墨魚並不是妨礙。妻子才真是妨礙哩。」

「爲甚麼？」

「呵，你會知道的！你現在愛好農事，遊獵——可是你且等着瞧吧！」

「阿希普！今天來過，他說普魯特有許多鹿，還有兩頭熊呢。」契利珂夫說。

「哦，沒有我，你也得去把牠們捕來吧。」

「噢，那倒是真話，」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你可以向你的獵熊事業從此告辭了——你的妻子不會允許你去的。」列文微笑了。他的妻子不讓他去的那豫想是這樣地愉快，他真願永遠拋棄獵熊的快樂。

「可是，他們捕獲那兩隻熊，而你沒有去，那到底可惜了。你記得上次在哈配洛瓦嗎？那是一場多愉快的打獵呵！」契利珂夫說。

列文不願打破離開了她還能夠有甚麼愉悅的事情這個幻念，因此他沒有說一句話。

「向獨身生活告別，這個習俗是有點道理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不管你怎樣快樂，你總不能不掉惜你的自由。」

「你該自白你有這樣一種感覺，想跟果戈理的新郎——一樣從窗口跳下去吧。」

「自然有，不過是沒有自白罷了，」卡塔瓦棧夫說，驀地大笑起來。

● 果戈理的劇本結婚中的人物。

「呵，窗子正開着……我們馬上就動身到特維爾去吧！有一頭大母熊；我們可以直探到巢窟去。當真地，就坐五點鐘的車走吧！這裏的事由他們去辦好了，」契利珂夫微笑着說。

「哦，說實在話，」列文也微笑着說，「在我的心裏找不出一絲悼惜我的自由的心情。」

「是的，現在在你的心裏是這樣地迷惑，你甚麼也找不出來，」卡塔瓦梭夫說。「等一等，當你稍微清楚一點的時候，你就會找到的。」

「不假如是那樣，那末，除了我的感情（他不便在他們面前說愛情這個字眼）和幸福以外，我失去我的自由也總會多少感到有點悼惜吧……可是恰恰相反，我正高興失去我的自由。」

「可怕得很！這是一個病人膏肓的人，」卡塔瓦梭夫說。「哦，讓我們乾一杯祝他的健康的恢復，或是祝他的夢想的百分之一可以實現吧——就是那樣也是世界上所從不曾見過的幸福！」

一吃過飯，客人們就走了，爲的是要趕緊換了衣服去參加婚禮。

當他剩下一個人，回憶起這班獨身朋友的談話的時候，列文問自己：在他心裏真有他們所說的那種悼惜自由的心情嗎？對這問題，他微笑了。「自由自由有甚麼用？幸福就祇在愛着而且願望着她的願望，想着她的思想，那就是說毫無自由可言——這就是幸福！」

「但是我知道她的思想，她的願望，她的感情嗎？」一個甚麼聲音突然向他低語着。微笑從他臉上消逝，他變得沉思了。突然一種奇怪的感覺襲擊了他。恐怖和懷疑——對一切事情的懷疑，襲上了他。

「要是她不愛我怎麼辦呢？要是她祇是爲了結婚而和我結婚怎麼辦呢？要是她自己也不明白她自己所做的事，怎麼辦呢？」他問自己。「她許會醒悟過來到已經結了婚的時候才覺察出她並不愛我而且不能愛我吧。」於是關於她，奇怪的，駭邪惡的念頭浮上了他的腦裏。他嫉妬起渥倫斯基來，好像在一年前一樣，恍若他看見她和渥倫斯基在一起的那個晚上就是昨天。他懷疑她是不是把真話都告訴了他。

他連忙跳起來，「不這樣下去不成！」他絕望地對自己說。「我要到她那裏去；我要問她；我要最後一次地對她說；我們還是

自由的，我們不如保持現在這個樣子吧。任甚麼事都比永久的不幸，屈辱，不忠實好！他的心裏抱着絕望，對於一切人，對於他自己，對於她都懷着忿恨之情，他走出了旅館，騎車上她的家去了。

他看見她在一間後房裏，她正坐在一隻箱子上，和一個侍女在安排甚麼，挑揀着散滿在椅背和地板上的各種顏色的衣服。

「噢！」她一見他就叫着，輝耀着歡喜。「珂斯迪亞，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最近幾天來她差不多交替地呼喚這兩個名字。）我沒有料想到你來呢！我正在挑揀從前的衣服，看哪一件給甚麼人穿好……」

「呵，好極了！」他陰鬱地說，望着侍女。

「你去吧，頓留莎，我回頭叫你。」吉提說。「珂斯迪亞，甚麼回事，」她只等侍女一走，就明確地用了這個親密的稱呼問。她覺察出了他的興奮而又陰鬱的異樣的臉色，一種恐怖襲上了她的心。

「吉提！我痛苦得很。我一個人忍受不住。」他聲音裏帶着絕望的調子說，站在她的面前，懇求地凝望着她的眼睛。他從她的情愛深深的，忠實的眼睛已經看出從他所要說的話不會生出甚麼事情，但是他要她親口來解除他的疑惑。「我是來說現在還來得及。這都可以停止和挽回。」

「甚麼？我不懂甚麼回事？」

「我說了不止一千遍，而且不由得要說的……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會同意和我結婚。想一想吧。你是錯誤了。再三想一想吧。你不會愛我的……要是……就不如直說吧。」他說，沒有望着她。「我會很悲苦。讓人家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吧；任甚麼事都比不幸好……不如趁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好……」

「我不懂，」她惶悚地說；「你想要翻悔……你不願意了嗎？」

「是的，要是你不愛我的話。」

「你發瘋了呢！」她叫，因為惱怒而滿臉緋紅。但是他的臉孔是這樣地惹人憐憫，她抑住了她的惱怒，於是把一件甚麼衣服扔在圈手椅上，她在他旁邊坐下。「你在想些甚麼呢？把一切告訴我吧。」

「我想你不會愛我。你為甚麼會愛我這樣的人呢？」

「我的上帝！我怎辦好呢……」她說着，驀地哭出來了。

「呵！我做了甚麼呀！」他叫，於是跪在她面前，他開始吻着她的手。

當五分鐘後公爵夫人走進房間來的時候，她看見他們完全和好了。吉提不但祇使他確信她愛他，而且甚至還——回答她她爲甚麼愛他這個問題——說明了她所以愛他的理由。她告訴他她愛他是因爲她完全理解他，因爲她知道他所愛好的東西，而且因爲他所愛好的東西都是好的。這在他是似乎十分明白了。當公爵夫人走到他們這裏來的時候，他們正並肩地坐在箱子，挑揀着衣服，而且正在爭辯着，因爲吉提要他把以前列文向她求婚的時候她穿的那件褐色衣服給頓留步，而惠堅夫主張那件衣服永遠不要給別人，可以把另一件藍色的衣服給頓留步。

「你怎麼不明白呢？她的皮膚是淺黑色的，藍色的衣服和她不相稱……我全般考慮過了呢。」

聽知他的來訪的原因，公爵夫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他生氣了，叫他趕快回去換衣服，不要妨礙吉提梳頭，因爲梳髮匠查爾斯就要來了。

「實在說，這幾天來她甚麼也沒有吃，正在憔悴下去，而你又來說些無意思的話來攪擾她，」她對他說，「你走吧，我的好人！」

列文有罪而又羞慚，但却得了安慰，回到了他的旅館。他的哥哥，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和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都穿上了禮服，正在等他回來用聖像給他祝福。時間一刻都不能耽擱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還得驅車回家一次去接他的兒子，他頭髮捲曲而又塗了香油，將要拿着聖像跟新娘在一起。並且還得派一部馬車去接伴郎。另一部馬車把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載走後，還得回轉來……總之，有許多極複雜的事情需要考慮和料理。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不能再耽擱，因爲已經是六點半了。

聖像的祝福沒有甚麼特別。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帶着滑稽的莊重的姿勢和他的妻子並立着，手裏拿着聖像，於是叫列文俯首到地，他浮着溫和的，諷刺的微笑祝福他，吻了他三次；達麗亞·亞歷山特羅維奇也同樣做了，然後急忙忙走開，又捲入關於馬車的調遣這個麻煩的問題了。

「哦，我看祇有這樣辦吧：你坐自己家裏的馬車去接他，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就請先到那裏去，然後把他的馬車送回來。」

「自然，我很高興。」

「我們同着他隨後就來。你的行李送去了嗎？」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說。

三

一大羣人們，特別是女人們，正圍擁着因爲舉行婚禮而燈火輝煌的教堂。那些沒有能夠走進入口的人們密集在窗子周圍，推擠着，爭吵着，從格子裏窺望。

二十部以上的馬車已在警察指揮之下沿街排了起來。一個警官，穿着制服，光彩奪目的，不顧嚴寒地站在入口。馬車不斷地駛來，婦人們，頭上插着花，兩手提起裙，男人們脫下他們的窄邊拿破崙帽或是黑帽，正在走進教堂來。在教堂裏面，一對燭臺和聖像面前的所有的蠟燭都點燃了。聖像壇的紅底上的鍍金，聖像的金黃色的浮彫，燈架和燭臺的銀質，地上的版石，絨毯，唱歌室上面的旗幟，聖壇的階級，古舊的污黑的書籍，架裝，法衣——一切都浴着燈光。在溫暖的教堂的右邊，在燕尾服和白領帶，制服和大呢，天鵝絨，緞子，頭髮，花，裸露的肩膊，臂膀，和長手套的羣集裏面，有慎重的但是熱鬧的談話，話聲在高高的圓屋頂裏異樣地迴響着。每聽到有開門的輾軋聲，衆人中的談話就消逝，大家都四周圍望，翹望看到新娘新郎進來。但是門開了有十次以上，而每一次不是走入右邊來賓席的遲到的客人，就是騙過或是打通了警官，混進左邊傍觀席的參觀者。不論是親友或是旁觀者都已達到了期待的絕頂。

開頭，他們想新郎新娘馬上就要到了，對於他們的嫵媚來遲並不覺得有甚麼特別。接着，他們就開始愈益頻繁地朝門望着，而且談着莫非是發生了甚麼事情。接着，這長長的遲延簡直叫人不舒服了，親戚和賓客們竭力裝着不再想新郎的事，而在一心一意談話。

總執事，好像是要使他們注意到他的時間的寶貴似的，不耐煩地咳嗽着，使得窗子的玻璃板也顫動起來了。在唱歌室，可以

聽見等得厭倦了的歌手們在練習嗓子和鼻涕的聲音。祭司不斷地先差小吏隨後又差執事去看新郎來了沒有，他自己也穿着紫色袈裟，繫着繡花腰帶，一次又一次地到側門去等候新郎。終於有一個婦人瞥了瞥她的錶，說：『可真奇怪呢！』於是所有的賓客都不安起來，開始大聲地表示出他們的驚愕和不满。一個伴郎去探聽究竟去了。這時吉提早已準備停當，穿起雪白的衣裳，披上長長的紗，戴着香橙花的花冠，正和做她伴娘的她的姊妹里瓦夫夫人一道站在薛傑巴茲基家的客廳裏。她向窗外望着，期待伴郎來報告新郎已經到了教堂，空空期待了有半個多鐘頭。

這時列文穿好了褲子，沒有穿上衣和背心，正在他旅館的房間裏踱來踱去，不時地把頭伸到門外，朝走廊兩頭望着。但是在走廊裏看不見他所等候的人的影蹤，他絕望地走回轉來，狂亂地揮着兩手，向正在悠然地抽着煙的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說話了。

「也會有人處過像這樣可怕的尷尬的境地嗎？」他說。

「是的，這是有點尷尬的，」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浮上一個慰藉的微笑同意着。「可是別焦心吧，馬上就會拿來的。」
「不，怎麼辦呵！」列文抑住憤怒說。「而且這種尷尬的敞胸的背心不成呀！」他說，望着他的弄皺了的襯衣的胸部。「要是行李都送到火車站去了，怎麼辦呢？」他絕望地叫着。

「那末你就祇好穿我的。」

「那我早就該這樣做的。」

「顯得可笑的模樣是不行的……等一等！我自會弄好起來的。」

事情是這樣：當列文要換上禮服的時候，他的老僕顧茲瑪就把上衣、背心和一切必要的東西拿給他。

「還有襯衫呢！」列文叫。

「你身上不是穿了襯衫嗎？」顧茲瑪帶着一個平靜的微笑回答說。

顧茲瑪沒有想到留下一件白淨的襯衫當他受了吩咐把一切東西都細打起來，送到薛傑巴茲基家去——新夫婦就在今晚從薛傑巴茲基家動身到鄉下去——的時候，他照吩咐地做了，除了一套禮服以外，把其他一切東西都細打起來了。從早晨穿

起的襯衫已經弄皺了，和流行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是無論如何不成的。差人到薛傑巴茲基家去，路是很遠的。他們差人去買一件襯衫。僕人轉來了，到處都關了門——今天是禮拜日。他們就差人到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去，拿了一件襯衫來——又寬又短得簡直不能穿。最後還是差人到薛傑巴茲基去解開行李。教堂裏大家都在等候新郎，而他却好像關在櫃裏的野獸一樣，在他的房間裏踱來踱去，窺看着走廊，懷着恐怖和絕望，回憶起他對吉提所說的荒謬的話，以及她現在許會怎樣。

終於，有罪的顧茲瑪拿着襯衫氣喘喘地跑進房間來了。

「剛趕上了。他們正在把行李搬上貨車去呢。」顧茲瑪說。

三分鐘以後，列文飛步跑進了走廊，沒有看一眼他的錶，怕的是更增加他的苦痛。

「這樣無補於事，」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微笑着說，從容地跟在他後面。「自會弄好起來的，自會弄好起來的……我對你說。」

四

「他們來了！」「那就是他！」「哪一個？」「還很年青啦，呢？」「呵，可憐的，她臉色多難看呵！」這就是當列文在入口迎接了他的新娘，和她一道走進教堂來的時候，琴中發出來的評語。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把遲延的原因告訴了他的妻子，賓客們浮着微笑互相私語着。列文甚麼人甚麼東西都沒有看見，他沒有把眼睛離開他的新娘。

大家都說這幾天來她的容顏大大地消損了，她戴上花冠還不及平時美麗；但是列文却不這樣想。他望着她那披着長長的雪白的紗，飾着白色的花朵，束得高高的頭髮，和那用這麼一種處女的方式把她的長頸兩邊掩住，而祇露出前面來的，高高的，矗立的，扇形的領子，和她的可驚地纖細的腰身，在他看來她比以前甚麼時候都更縹緲——並不是因為這些花，這紗，這巴黎買來的衣裳增加了她的美麗；而是因為，不管她的服飾的人工的奢華，她的可愛的臉面，她的眼睛，她的嘴唇的表情仍然是她特有的純真的表情。

「我以為你想逃哩，」她說，對他微笑着。

「我碰到的事是這麼尷尬，我真不好意思說出來呢！」他漲紅着臉說，而且他不得不轉臉向着正走上他面前來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

「你的襯衫的事真是佳話！」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搖搖頭，微笑着說。

「是，是！」列文回答，並不知道他們說些甚麼。

「現在，柯斯迪亞，你得決定，」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故作驚惶的樣子說，「一個重大的問題。你現在正可以理解這個問題的一切嚴重性。他們問我要點已經點過的蠟燭呢，還是點沒有點過的蠟燭？這是十個盧布的事，」他加上說，使他的嘴唇自然流露出「一個微笑。」「我已經決定了，但我怕你不同意。」

列文知道這是戲言，但他却笑不出來。

「哦，那末怎樣呢？——沒有點過的蠟燭呢，還是點過的蠟燭？這就是問題。」

「好好，用沒有點過的蠟燭。」

「呵，我真高興得很。問題解決了！」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微笑着說。「可是人處在這種境地是多麼呆頭呆腦呵，」他對契利珂夫說，當列文茫然地望了他一眼，又走回到他的新娘那裏去了的時候。

「吉提，留心你要先踏上氈子，」諾得斯頓伯爵夫人走上來說。「你真是一個好人！」她對列文說。

「你不害怕嗎，呢？」老伯母瑪麗亞·地米特立夫納說。

「你冷嗎？你臉色很蒼白。停一停，把頭低着，」吉提的姊妹里瓦夫夫人說，用她那豐潤優美的手，她帶着微笑理了理她頭上的花。

杜麗走上來，想要說句甚麼，但却說不出來，哭了，隨又勉強地笑着。

在舉行結婚儀式時，新郎新娘同站在一塊小小的氈子上，照迷信的說法，誰先踏上氈子，誰就會佔着上風。